

大易粹言

十



坤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

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

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作

義也凡物漸盛為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

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

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

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

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傳易

二二四十五

六易辨言四

晉一

童攷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伊川先生曰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

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

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

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

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

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

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

光寵也傳易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晉以其明盛故不言亨順乎



大明故不戒以正不待言而其德可知雍曰彖言
晉進也雜卦曰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於進蓋
言明以進故曰晉漸以進不謂之晉也晉卦取名
之義與大有略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故為
大有晉明出地上臣道也故為晉君臣天地之象
雖不同其欲以明德居上則一而已且以人臣之
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道之至大者非康侯安足
以當之易之卦辭唯晉為異專以康侯為義是以
不及其他也康侯如其亨利貞可知易說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三十七

大易卷三十四

晉二

攷

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伊川先生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
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能包
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
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
上行九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
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
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
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

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

易傳

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龜山楊氏曰柔進而上行臣進之盛者故有康侯之象焉侯有君道者也順而麗乎大明故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馬地類坤象也明出地上晝日之象也問國之富以馬錫馬蕃庶其厚之也晝日三接其親之也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其三接之謂歟

自晉康侯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出地上二卦之象也順而麗乎大

明晉之義也柔進而上行成卦之序康侯之德也其德柔順而明故下能康一國之民而為之主上能致王者之寵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車馬重賜也三接數接乎上也
在國能康一國之民則進而麗乎大明斯足以康天下矣古之人文王是也

易說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伊川先生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

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傳易

龜山楊氏曰自昭明德所謂明明德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自古以明爲君德之大堯舜文王皆是也而晉爲臣道自昭明德何哉蓋侯有君人之道有明德自昭而柔順上行然後備晉之義可以謂之康侯不如是雖使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亦非晉進之道不得謂之康侯矣古之人莫不務明明德於天下爲君爲臣亦豈有二德哉是以伊尹言咸有一德武王言同心同德則晉之象言自昭明德不爲過矣易說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伊川先生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獨行正者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

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並易傳橫渠先生曰居晉之初正必見摧故摧如不害於貞吉也未孚於人或未見聽寬以居之乃无咎然初六有應在四居下援上未安其分故曰未受命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晉如其進也摧如其退也居晉之初

量而後入无心於進退者也雖進退无常獨行正而已故正吉在下未受命者也故罔孚裕无咎孟子曰我无官守也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卦之初為進之始有可進可退之義能不以進退為慮唯固守明德柔順上行為臣若此能无吉乎罔孚者雖以明德自任而初之時名實未加於上下未足信於人當是時也進退之際既已處之裕然何咎之有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也獨行正者獨以明德上行而固

守爲正不以進退爲慮也未受命者无官守言責之時孟子所謂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易說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一作

順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以進爲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

二五

大易粹言四

晉六

余中

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於王母也介大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无撓多失於肆故愁如乃吉六五以陰居尊故稱王母俱以柔中故受福可必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順而麗乎大明晉之時也明明在上而六二以柔順中正處乎衆陰之間而獨无應焉是明不見知也小人相與比周而君子不見察則

亂將作矣能无憂乎哉故曰晉如愁如然居中履正僖其位而行則明雖不見知鬼神之至幽者其福之矣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詩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以景福此之謂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為臣之道莫美於斯而曰晉如愁如者蓋小人以進為喜而君子以進為懼故召公為保則不悅正考父三命而偃俯茲其所以順而麗乎大明歟是以既貞且吉受介福于其王也孔子言諸侯長守富貴之道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晉如愁如而受茲介福也宜矣此爻之義與卦辭相類蓋言侯之受錫福于王者毋字无別義亦衍字也

易說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

一作吝

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上行

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歷九四不為衆信則取悔可必若

志應在上晉為衆允則悔亡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在坤體之上以陰承陽順之至

也順而麗乎大明雖不當位衆允之也故悔亡

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晉之初名實未加未孚於人至三

則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也久矣於是乎衆允之也

雖非中正疑於有悔及衆允之時則悔亡矣三之

上行有嚮明之志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是以衆

不為疑而允之也故曰志上行也

易說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

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

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己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

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如鼫鼠貪於非據

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

有改之道也○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

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

知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鼯鼠爲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陰位故動止皆失與六三之義爲相反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晉而麗乎險鼯鼠之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以明爲德而火以暴爲失故離之九四有突如其來如焚如死棄之象晉之九四與離同位雖順德在下不至於焚如之暴然當晉之時不免有貪位慕祿之失也鼯鼠貪而畏人者也守此道以事上能无危乎位不當者旣未進六五之明又過三陰之順以剛自進故不當也晉之六爻无凶獨四以貪而厲上以伐而吝蓋才有餘而

德不足者豈若初二三五之昭明德也哉是以聖人德之爲貴易說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旣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

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

一作得

復用

其字有

私察也

○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

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遇陽故失得不恤而吉也位不

當必有悔獲吉則悔亡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不當位悔也以柔居之能不有其位者也故悔亡悔亡則失得勿恤矣六五尊位也柔進而上行猶患失之之時也苟不以直道自居而務為持祿保位之謀其能失得勿恤乎術斯以往何不利之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道无它焉在中與明而已六五居

中何悔不亡又唯自昭明德而一己之失得勿恤

于外蓋君子失諸正鵠反諸其身之道也如是則

何往不吉何行不利乎象言往有慶者人君勿恤

一己之失得獨以離明自昭所謂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者矣孟子告滕文公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

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

矣失得勿恤之意強為善也謂之強為善亦自昭

明德之義

易說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

邑道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晉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一作惟字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去貞吝以盡

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中正爲貞○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去貞吝者其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窮无所往故曰角居明之極其施未光而應尚狹持此以進伐邑討叛而已危而幸吉以得无咎然終吝道也无可進而進不已惟伐邑於内而可矣如君子則知止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明出地上非日中之時也則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則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角上窮之物位進而上窮亦危矣然晉非止於進而已明順之義存焉是以用伐邑也然自危則終吉自危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義不得已而用之非好攻戰而樂殺人也是以无咎不然則既伐邑而厲不亡幸矣何吉之有至於伐邑則明德之昭已或虧蔽故象言道未光也固以伐邑爲貞不知明德之虧非吝而何是以春秋元義戰彼善於此聖人无取焉然則齊晉之霸方之康侯其未優乎

易說

伊川先生曰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一作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易傳

明夷利艱貞

大易粹言四

明夷一

胡剛

伊川先生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真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一有君子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聖人之德惟明為大有明德以在上大有之君是也有明德以居下晉之臣是也明夷者明傷也故為明德遭難之時非聖人其難其慎用晦而明殆且傷矣所以利艱貞也易說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伊川先生曰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內卦

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一作害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明夷之時利於處艱危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一无能字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並易傳

大易粹言二

明夷二

剛

橫渠先生曰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箕子以一爻言之也文王揔一卦言之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文王與紂之事邪其明夷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易卦彖之辭異者獨晉言康侯明夷言文王箕子革言湯武是也蓋康侯能盡晉之義故文王言之以見卦之德與人之德一也孔子明文王之意故繼以湯武文王箕子為言然明夷之彖自分二義文王箕子之道蓋不同也孔子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所謂
內文明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外柔
順也文王盡坤離之義所謂得明夷之大者矣箕
子用晦而明得其艱貞而已此文王箕子之辨也
觀其與微子比干人自獻于先王所謂內難而能
正其志也自為之奴卒陳洪範所謂艱貞用晦而
明矣明夷大象獨為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衆
人之象故正言文王箕子也

易說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伊川先生曰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

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

觀明入地中之象於涖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

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

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己不勝其忿疾而无

寬厚含容

一作弘

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涖衆之

道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

欲明之盡乎隱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涖衆惟不用其明故能合天

下而為明若察察而用明則蔽之也日至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日也方其明出地上晉晝之時也
及其日中照天下則為豐矣至於明入地中而後
為明夷夷之為傷非毀其明也晦其明而已晦其
明則有終明之道是以艱貞之君子所以能用晦
而明也然日所以照臨下土故君子泣衆者其象
似之

易說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
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

三六十一

大易粹言四

明夷四

奇

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
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
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
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
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
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
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
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
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
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

所以爲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爲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閔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爲狂生卒死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君子遯

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可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應於上爲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君子避患當速勢不與抗退而遠行不遑暇食靜以自守非有所往之時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明夷之初在下而未蒙難也其翔而後集卑以自牧而已不矯激而爲高也故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其去而違之則宜速矣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若孔子接淅而行是也然直道而事人則焉往而不三黜故有攸往

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之初爻皆有進无退而明夷之初
聖人三釋之其辭皆不能果於進者以明傷之時
其義不可果於進而其勢亦不得進也何謂三明
夷于飛垂其翼一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二也有
攸往主人有言三也且譬之鳥焉欲進則飛之疾
而今言垂其翼者以明明傷之時義不可進也知
義不可進而不進是爲初九垂翼之道也此戒於
未進之前也君子當斯時而欲有行是自取困窮
之道象言義不食者君子于行義有不得祿食之
象然則三日不食自取之也此言勢不得進而自

取困辱也苟不知義之不可進不知勢之不得進
而終欲有所往是以至於主人有言主人主我者
也主人有言則難將作矣故聖人欲垂其翼於前
不欲主人有言於後斯能用晦而明矣是以辯之
於物也

易說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
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
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爲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

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其一作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也○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三同體三為六應故曰夷于左股居中履順難不能及故曰用拯馬壯吉馬謂初九亦為己用故欲拯闇同易說龜山楊氏曰六二以至明之才當傷明之時惟其自處有道故雖傷也止于左股不至乎甚矣馬健順之物用拯馬壯蓋其自處之道言其中正而體順不違乎則是以吉也易說白雲郭氏曰離之所以為明者以二也明夷之時

初則以進為傷二則不進亦傷矣不用其明則其傷淺故有夷于左股之象雖傷于左股而有用拯之道用拯之道健順則吉故言馬壯吉馬壯猶明夷于飛也順以則者猶垂其翼也以是知明夷之道固不能一於明亦不可一於晦也六二以柔順中正至明之才是以能順時不違則以盡用拯之道而獲吉也

易說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

三十一

大易粹言四

明夷八

吉

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卜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斝之迪諸臣惟工乃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夕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

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爲暗之至謂之大首。○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三進獲明夷之主故曰南狩得其

大者。易說

龜山楊氏曰南狩文王作興之象也而二老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大老所謂得其大首也。易說白雲郭氏曰伊川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

剛而進上六坤之上闇之極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湯武非利人之天下也去其害而已南在前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大首謂闇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敵應爲至明克至闇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故酒誥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雍曰初九其傷未至六二其傷已至九三則其傷已過矣濟之以剛明上進之才是可以南狩而大得志也不可疾貞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之以此伊川謂九三爲湯武則

夷于左股者其文王乎易說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有一

三平手

大易粹言四

明夷十

虞中

是字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

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

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一作出于

門庭既信之於心一作奪其心既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

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入于左腹

謂以邪僻之道入於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

以終不悟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上六同為一體故曰入于左腹與

五親此故曰出門獲明夷之心蓋用柔履中其志

相得故曰獲心意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腹坤象也坤躡之下故曰左腹地尊
右故也入于左腹不用其明也與聖人爲腹不爲
目之意同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于出
門庭則與慎密而不出者異矣故自靖人自獻于
先王我不顧行遜此微子之明夷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六四爲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
順於君者也雍曰小人之事其君也務引其君於
不正之道然後能獲其心意而作威福於天下也
太學之道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而
後可以治國治天下是以明君務知本而後小人

不得啓其邪心又烏有入于左腹獲心意之事哉
明夷之君暗主也暗主不知正心誠意故小人得
以不正之道乘間而入以獲其心意也好大喜功
者以攻戰入之好貨財者以聚斂入之好奢侈者
以土木文繡入之好淫泆驕樂者以鄭衛聲色入
之故入于左腹言投其不正之道也明夷之心暗
主之心也于出門庭作威福於天下也君子務引
其君於當道而格君心之非小人則務投其不正
之道而得其心意以作威福君子小人之事君其
辨如此是以爭臣多君子而功利之臣多小人

易說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伊川先生曰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
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
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
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一作義言上六陰暗傷
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
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
以一以字无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
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
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

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
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去利貞謂宜如箕子之
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
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箕子晦藏不失
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
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
揚雄者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近於闇然柔順履中闇不能掩箕

子之正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尊位大中而承上六所謂內難而

能正其志者明之不可息以正而已故書曰囚奴
正士以其蒙難而不失正也凡卦皆以五為君位
而明夷之君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天下不以為君
也其存者名號而已故以上六當之而父師其次
也故以六五當之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
要惟其時而已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以正道處己而以道之權濟時
明者聖人之正道也用晦而明者權也雖權而其
明未嘗息者箕子之明夷是也當明夷之時不知
用晦而明則見傷必矣此箕子所以為利貞也五

三六十二

大易粹言四

明夷一三

後

為尊位以君臣之分言之則君也以君子小人言
之則君子也故君子處晦與人君處晦皆同

易說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為明夷

一作夷明

之主又為

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
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
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
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初登于天
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

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明夷至于不明晦則極矣初登于天用其明也後入于地則其明夷矣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窮則變變則通天之則也明夷至于極而不知變則失則甚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夷之極一於晦也故言不明晦不明而晦則非若于飛垂翼者也又非用拯馬壯之道也其明息矣聖人原始要終言之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入于地所謂不明晦而明之道失矣

易說



巽上
離下

伊川先生曰家人六二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一五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

三四十一

大易粹言四

家人一

三

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易傳

家人利女貞

伊川先生曰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貞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太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家齊而後國治
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一家之治所以爲治國治天
下之本也而家人之道亦與治國治天下之道皆
一也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
此與詩首關雎言后妃之德同意

易說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
兄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伊川先生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

二四九

大易粹言四

家人二

亮

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

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家人

一无人字

之道必有所

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

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

者國之則也○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

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

矣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家人之義以順爲正故利女貞至於

婦子嘻嘻則失家節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家人之名卦以二五也二五正男女

之位而曰天地之大義者由人事言之則男女所
以為家人自道言之則天地男女一也故男女正
有天地之大義存焉然聖人畫是卦而名以家人
者豈真一家之事而已哉內之脩身外之治國治
天下大而至於天地之義舉家人皆足以明之道
之要者无以易此此聖人名卦之義也且家人之
義以正家為主正家之主尊而嚴者父母也父母
盡尊嚴之道以正一家則父父子子兄弟弟夫
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家正則國治國治而天下定
其道一也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

足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无它焉善推
其所為而已善推其所為斯足以究正家而天下
定之義

易說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伊川先生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
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
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常也物謂事實
常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之謹於
內也言慎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故曰風自

火出○家人道在於烹爨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
平皆繫乎此

並易
說

廣平游氏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
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
不謂所自乎

易
說

龜山楊氏曰風自火出由內及外以風天下之象
也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恭則有常无稽之言是无
物也暴慢邪僻是无常也

易
說

白雲郭氏曰風外也火內也風自火出由內而之
外也脩身內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是猶風自

火出之道也言有物而行有常君子之脩身也非
禮勿言則言有物矣非禮勿動則行有常矣是以
乾之九二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終至於盡君德
家人自言有物行有常終至於正家而天下定其
義一也故孟子言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也其是之謂乎

易
說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
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
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

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
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
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去无悔
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閑之於始家人
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
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
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男處女下悔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辯內外男位
乎外女位乎內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家

三百四十

大易粹言四

家五

柯斌

人之初閑而有之所以謹始也始之弗閑則終必
亂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聖人防
微杜漸早辨之道也苟亂而後治之危而後保之
不亦晚乎家人之道能閑於初故能有家而悔亡
象言志未變者治家之道志於家道未變之初所
謂制治於未亂故能終无變也有家如此有國者
亦无以異也易說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

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一本也字上有則其正三字以柔順處中一本无此五字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柔順中正得女之正也婦人无遂事

從人而已故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言夫夫婦婦六二所謂婦婦者也

婦人從夫无遂事婦之道也居中主饋婦之職也

詩所謂无非无儀唯酒食是議是也二者六二之

所以貞吉也然正家者夫也從夫者婦也故以順

巽為吉易說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文象曰家人嗃

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伊川先生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

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

一作連

之意九三在內卦

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

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于凶故未遽言凶也○未失也者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位為過中則履非得宜與其慢也寧

嚴

易說

龜山楊氏曰家人有嚴君焉而九三所以限制內外未失也婦子以順說為事而至於嘻嘻則失節矣蓋剛過非婦子之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嗚嗚剛嚴之意也嘻嘻歡悅之情也
剛嚴之道悔厲由生雖非中道而終吉无凶歡悅
之情固人所喜而以恩掩義分日以亂情愛雖隆
終吝之道也九三過中故或悔厲然聖人之道貴
有終與其失家節而終吝固不若終吉而悔厲未
為失也由是而言則閑家之道當以嚴分為先此
家人所以稱嚴君歟然有嗚嗚之嚴使无悔厲雖
王假有家之道不過於此是雖非九三所能盡實
自嗚嗚積而致之耳

易說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三百五十八

大易粹言

家人八

五

伊川先生曰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
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
一无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一无其富則為

有字

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

一无

其富則為

大吉也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
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以巽
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一无其富者也富
家之大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在位故能長保其富

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而巽婦順備也故內和理而家可
長久矣故富家大吉猶詩所謂宜其家人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修身齊家由內出外至於巽體家道成矣故六四曰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上九威如終吉也六四之富豈金玉布帛而已哉蓋必有其道矣其道何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家道之富无以加於此故其為吉莫大焉然得其道謂之順失其道謂之逆父父子子順也父不父子不子逆也彖言家人家道正則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分而无逆焉故曰順在位也在禮亦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易之所謂富猶禮之所謂肥也禮以人之肥家之肥國之肥

天下之肥是謂大順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是也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夫有國有家者以有粟為富矣而有不得而食者其富有甚於粟也孔子於家人之彖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及對景公則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知家人之道推之國則國治道一而已易說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伊川先生曰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

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爲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應在二得男女內外家道大正足

以化成天下故王假之

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而巽極有家之道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下之內治后聽之也故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非閑有家者所及也故勿恤吉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父道也父母爲嚴君故父與王其道一也況家國之治寧有二乎是以非王道之至不足以有家非有家未見其能正天下也此家人之道所以正家而天下定矣勿恤吉者王假有家母憂天下之不一足也天下定則吉孰大焉然父

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同大順而无逆焉者
交相愛之義也易說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
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
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己且不能常
守也況欲使一作使衆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
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
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
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

大易粹言四

家人十一

三六

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
言之○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去反身之謂交
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
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
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尊故威如身修而家齊故終

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上九家道之成也巽而以順終反身而誠者也

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所謂有孚威如

終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家人之始在於閑及其能成在於信
究終始不可變者威如之吉而已威自我出也孟
子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克保其終者非反
諸其身蓋不能也象既明言有物而行有常而此
又言反身之謂者家人之道所以成始成終者脩
身而已且恩愛人之常情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所
不能无而過之者多矣至於明信嚴分或為情愛
所奪則家人嚴君之義未盡其道故上九以有孚
威如終之威如之吉未備君子必自反也然是道
也內之則可以正心脩身外之則可以治國治天
下惟明家人終始之義允執其中而內外之道至
矣是以詩首關雎則見文王化天下之道所謂王
假有家者也聖人序詩之意蓋亦深矣易說



離上 兌下

伊川先生曰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

易傳

睽小事吉

伊川先生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傳○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

三三廿六

大易粹言四

睽一

蔡元

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睽濟之

道

周行己錄

白雲郭氏曰有睽之事有睽之時睽本小人事而大人有睽者遇睽之時也遇睽之時大有為亦難矣是以小事吉蓋睽之常也

易說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力睽而其事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彖先釋睽一無義意一作次言卦才終

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爲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爲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卦才如此所小事吉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爲明故爲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柔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

得天地之和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
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
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

哉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運乎上地止乎下天地固睽矣然
一動一靜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
女正位乎內男女固睽矣然夫夫婦婦而家道成
焉其志則通也飛潛動植之異宜剛柔遲速之異
齊萬物固睽矣然方以其類聚物以其羣分不相
悖焉其事則類也聖人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幾足

三

大易粹言四

睽三

劉升

以成天下之務則可以合天下之睽而用之矣睽
之時用豈不大矣哉說易○睽和也又言天地睽而
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爲善蓋一字兩用

錄語

白雲郭氏曰火澤无相得之性二陰有難和之情
所以爲睽火性上今動而上澤性下今動而下方
之天水違行蓋其小者雖不成訟亦爲睽也然澤
中有火謂之革上火下澤謂之睽革以不相得之
性上下相交火自下而上澤自上而下其勢必遇
而相息又不若睽之相違而不遇也小事吉者自

卦論之初說而終明其道非睽也自爻論之六五上行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其事非睽也其爲吉也宜矣凡卦皆二義睽之象先言睽之所以爲睽睽之道也後言睽之時用則聖人用睽之時也睽非大人事故上言小事吉而聖人有用睽之道故下言大矣哉蓋文王言其常而孔子極其用也非孔子不知其大也天高地下睽也男尊女卑睽也萬物散殊亦睽也天地雖睽不害於同事男女雖睽不害於通志萬物雖睽不害於事類蓋睽之道必體睽而用合然後有濟孔子懼人不明其大故特曰時用大矣哉

易說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伊川先生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爲睽

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彛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於異則乖而不合故和而不同

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故君子以同而異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火下澤異之象也聖人用睽有道存焉然則同者用睽之道也故大舜善與人同同也有天下而不與焉異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同也而曰爾為爾我為我異也故君子以同而異為用睽之道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蓋言不同於小人之事也此言君子以同而異蓋言同於道也故言同雖一而為事道則異矣

易說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三四九

大易粹言

睽五

卷九

伊川先生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

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茲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一作來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睽之始悔也能以貴下賤故悔亡

馬復屈下惡人能免於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睽之初不可以有行也故喪馬天地萬物皆睽而復同則睽極必反天下之常理也故勿逐自復夫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喪而逐之其失愈遠然天下方睽以剛在下而无可行之資直道而往則害者至故見惡人无咎子見南子是也易說白雲郭氏曰初九无應有悔之象居睽而說道存焉故悔亡也喪馬初睽也逐之則成其爲睽不可合矣勿逐自復用同而復也惡人與己異者也見之所以同而異也能同而異何咎之有柳下惠曰

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象所謂同而異而初九見惡人其義一也見者過之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子見南子之見是也孔子初不見陽貨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先也在魯衛之禮不同非不見惡人者也

易說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

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以出道也○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則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

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守正居中故能求主於乖喪之際不失其道乖睽主有不可顯遇之時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二剛中而應而當天下方睽之時非期於有應也故有遇主之辭焉然遇之外常道也故于巷若子房引四皓輔太子之類是已雖然

遇主于巷惟睽之時可也易說○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无勇矣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

三十一

大易粹言四

睽八

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无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竭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者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孟解

白雲耶氏曰在睽諸爻皆以見遇為言是以君子貴夫同而異也二五正應雖睽易合蓋男女通志

之義故遇主于巷也說文言巷里中道也里中之道出門則遇之言遇主之易也方睽之時遇主之易而无咎者不失正應之道故也古之君子難進惡不由其道苟不由其道則其進易矣九二遇主于巷若甚易然疑其類於不由其道者故象特言其未失道也初九之无咎異於時九二之无咎同於道故不待喪馬勿逐而後自復亦不待見惡人而後可辟咎也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睽之九二實似之

易說

大易粹言

睽九

文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伊川先生曰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况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鬣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

天而又剝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
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
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克是无初也後必得合
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以六居三
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
艱危由位不當也无初一有有終者終必與上九
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
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
智者知幾而固守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遇敵輿衛皆困易說

龜山楊氏曰澤動而下故輿曳火動而上故其牛
掣輿曳而掣則其事睽而不同矣尚能有行乎其
人天且剝剝者絕其通絕其通則其睽極矣睽極
而反故无初有終蓋天地萬物則睽而後其事同
男女則睽而後其志通睽而至於其極者皆天也
豈人為哉故曰天且剝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陰柔居二剛之間當睽之世欲
求速合蓋亦難矣故有見輿曳其牛掣之象見輿
曳欲從而求合也其牛掣則違而致睽也時之方
睽動輒乖異豈人力也哉天道然也然六三致牛

掣之睽豈六三之罪耶時使之然故曰其人天且
劓譬猶无妄之災非人所致孟子亦曰行止非人
所能也无初者遇二剛而不得進也有終者睽道
終極則反而從應也象言位不當者以陰位柔急
於求濟故見輿曳而欲從焉易說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
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
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

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
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爲元夫猶云善
士也四則過中爲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
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
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
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
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一元處字
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
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
○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

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
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
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
能濟也唯有君則能行其志矣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陰而无與睽孤也六五柔得
尊位而在上元夫也當上下睽離之時而已獨遇
之故交孚厲无咎蓋同舟而濟雖胡越无異心天
下方睽則遇而交孚其宜矣然孤而无與故厲交
孚也故雖厲无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勢合則衆睽則孤凡睽皆然

三四四

大易粹言四

睽十二

曾挺

而獨於九四上九稱睽孤何哉蓋上居睽極四近
君而不得非若初之自復二之遇主三之有終也
故稱睽孤焉處孤之道不過於求人以自助而已
故求善士而相與以誠則雖危无咎矣所謂德不
孤也王輔嗣以初亦无應獨立同在體下同志者
也故交孚无咎其志得行伊川曰元夫猶云善士
也初九悔亡則處之至善者矣

易說

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

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嚙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也一有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也字之幼稚而與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其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

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二能勝三如噬膚耳何間已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火動而上而以柔乘剛故厥宗噬膚九四同體之象也蓋睽離之極雖宗噬膚矣詩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此之謂也據而親之能无咎乎故往何咎夫睽終必同天地之道也故孔子曰往有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睽之世已為悔矣六五以柔自將又悔之道也得其正應能下賢焉故悔可亡厥宗二之應五若噬膚然言其易也故二稱于

五稱噬膚其義一也君臣道合合則非睽以是而往將有大慶又何咎之有睽之道用合而體睽二五盡之故彖言天地睽男女睽象言同而異皆一也

易說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

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污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

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
後說孤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寇讎乃
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屯卦同而義則殊也
陰陽交而和暢則爲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
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爲雨故云往遇雨則
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兩
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
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
極而合則皆亡也一作則疑皆亡矣並易傳○睽之上九離也
離之爲德在諸卦莫不以爲明獨於睽便變爲惡

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很以明在上變
而爲察以很以察所以爲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
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
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
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周行己錄
白雲郭氏曰處睽之極故曰睽孤然天下之睽始
於疑疑故睽不疑則交孚而无睽矣疑者小人之
道也聖人无疑也睽之成卦本自二女則小人之
象明矣故上九極言其疑也見豕負塗有之疑也

載鬼一車无之疑也有之疑疑之始也无之疑其
疑甚矣有无无所不疑是以張弧以禦之其道乖
矣三之應上何寇之有其應甚正婚姻之道也故
後有說弧之象焉往遇雨則吉者陰陽和則雨往
而和則有无之際羣疑自釋睽道革矣是以吉也
六三陰也上九陽也陽氣下降陰道上行故言遇
雨見豕負塗猶詩言誰謂鼠无牙有之疑也載鬼
一車猶詩言誰謂雀无角无之疑也

易說





